

閔子世譜

閩于世譜卷之九

烈女

蒲氏

閩居正妻蒲氏小字婉娘南陵士人蒲卓長女髫齡寡言笑卓授孝經毛詩輒能成誦十五識字善書自解列女傳十七適居正女紅饋職旣閑事上逮下有禮爲婦十六年遠近婦女化焉居正從軍尚未闕父服辭毋兄與蒲舉室悲號蒲獨斂容引大白前曰男兒何不慷慨仗劍一壯行色乃作兒女態耶人生會

須有死政恐泯泯無聞與草木同腐朽耳試觀今日
君父何在二王何在子丈夫也義當徇國我婦女也
義當徇夫又何憾于此行居正收泪曰吾與子昔年
逾三十尚無所出兵凶戰危脫不避願少留事毋薄
命誤汝庶幾不怨足矣蒲曰君賢兒嫂可立門戶百
畝堪供菽水無煩內顧愛若能不枝末克諧共事幸
而遂書錦則君之糟糠也相與承歡于堂上不幸而
遭時不淑則君之芻靈也相與含窆于泉下子志已
決何必破壯士顏哉既別事姑倍謹得常州之報獲

入幕府慶喜過望或私問之曰金風玉露秋色撩人
頗憶征夫否蒲曰千里雲萍吉凶注念獨非人情乎
但小戎婦人亦知大義是役也苟有恢復之功亦與
有榮被焉男子志在四方每老死牖下卒無尺寸樹
者是亦內助之闕也死生契濶固已冥念而委諸造
物矣冬日方侍姑早膳居正凶訃至忍慟曰幸俟姑
終什恐驚悲哽咽也逾時乃告姑慟仆地猶慰之曰
是風聞疑似未必然也扶姑歸內抵暮給其嫂曰伯
氏諸任未備脯粥當往嘗視我侍姑寢明早當詣伯

求哀原也嫂以黠婢與仁滿復給其婢曰汝王既亡我無改節之理但我家從嫁物係他日菽水之資不可不及時爲計汝逐一檢覈詰朝遣送南陵去汝幸勿泄有衣一襲酬汝數載之勞刻刻旣妥復給之日我饑甚當爲具饌劑婢去遂感寢房之西窗嫂急行解氣已絕矣箱笥衣物析爲四分各有單記比曉方告姑呼居易檢勘則其所存之物其本姑養老某爲夫招魂某與嫂憐別某與婢驚勞一絲一縷不私其身止服素衣一襲年三十二歲嘗爲此男爲承重若

生母遠近喧傳義士方時發來弔有三尺鮫綃容易
盡百年駒隙等閒輕之句惜國運將移有司未遑上
其事也

節婦

馬氏

閔仕妻馬氏卽閔可敬之母可敬甫六歲可傳方四
週而夫早逝馬氏矢柏舟教二子乃復業承祀節凜
冰霜母儀足法者壽九十一歲

徐武二氏

閔宗孔復先手足也宗孔娶徐王陵奉祀蕭邑增生
徐公女復先娶增生武公女一子文仲生未及週一
子文耀懷孕未生宗孔復先相繼早逝徐武二氏年
俱二旬矢志守節撫二子俱承襲奉祀生員子孫蔚
起壽踰古稀前後一月相繼而逝一門雙節亦奇矣

閔子世譜卷之十

藝文

齊州閔子廟碑

宋眉山蘇

轍

歷城之東五里有丘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
不至邦人不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熙寧
七年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守濟南
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耆老相與來告曰此邦之舊
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唯不知苟知之其
有不飭公曰噫信其可以緩於是庀工爲祠堂且使

春秋修其常事堂成具三獻焉籩豆有列饋相有位
百年之廢一日而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
有言者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
所不仕其弟子之高第亦咸仕於列國宰我仕齊子
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
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常爲季氏宰其
上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子爲費宰閔子辭
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
不以仕爲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歟言未卒有適

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茫不知其遠
卽之汗漫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
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負觸蛟蜃而不驚若以江海
之舟楫而跨東海之難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
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則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
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夫子之不顧
而仕則其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亦有隨
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
願爲夫子而未能下願諸子而以爲不足爲也是以

止而有待去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譽獨
居之男子吾於三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於
石

外史氏曰閔子墓據關里志以在宿者爲真大賢
歌哭聚族之地人爭築之正不必過辯在歷下者
爲僞何妨首錄頴濱文也

宿州重修閔費公祠堂記

明學博四明劉 哲

聖人之道用則尊至而衆民不

化邨而成俗

自三代以上大道闡然三代以下大道冥然而君臣
父子之道賴以不墜者洙泗一脈源流所在也故凡
有功於生民錫福於後世繼往聖開來學俱載諸祀
典血食萬世况得聖人爲之依歸而視不義之富貴
如浮雲庶幾簞瓢之樂克底齋慄之孝使後聞者莫
不興起而巍巍乎道在萬世者歟費公魯人宿爲魯
魯之界家語 公葬於歷城而宿相傳有公祠墓在
焉異同本末難以率考而祀典沿流尚不爲無徵第
祠久而燬蕩於宋元間至

國朝成化乙巳督學司馬公聖命知州萬公本措置
重建歷一紀又弗能謝風雨鳥鼠之害乃至焚裂鴛
瓦碑薛壁薺由聖道者起仰止之思有司首務不在
此耶弘治庚申知州黎公熙領宿命而四月初吉蒞
政之始首謁文廟顧殿廡椽桷殘缺失理捐俸鳩工
而敬完治之自以聖人在天之靈旣可以對越而公
之祠將次第舉矣迄仲冬 內臺總憲中都顧公佐
經公祠墓而慨其弗葺惓惓命有司修之而記其事
以爲一孝立而百行從一德遺而無窮化霜之風

古禮醇厚而今亦差異於他皆公孝友之德積中著
外之遺澤守斯土正當賢其賢而事其事况丹荔焦
黃之薦歲時常於其所乎用是有司亟奉 命而檢
美材闢新土使庭殖而楹覺堂脍而室噓齋息有地
涵浴有方厨庫翼然陳塗坦然而向埋跣之荆棘蕩
然而一剗治工始於季冬之甲午落成於次年之季
春欲復命於總憲公而愧無黃絹幼婦之辭乃屬哲
詮次其用事之先後與闢風化之大端而勒諸石俾
垂於不朽云是爲記弘治十四年辛酉春三月立石

重修閔子祠碑記

明督學徐姚聞人詮

宿之東鄒北境上有閔子祠其鄉爲閔子鄉鄉之南曰閔孝鄉祠之後有閔子山祠之左有篤山山之右則爲閔子鋪聞人子自宿入徐過其鄉而疑焉過其舖而式焉過其祠而進謁焉殘碑在庭古柏森鬱碑壇雜施樸斲斯舉乃進州長貳以問焉曰閔子魯人也魯於今爲濟南郡按地至歷城東有閔子墓墳而不祀宋李濮陽嘗祠之茲宿之祠也何居請辨

魏舊臺使也進而言曰 晉志郡而攷其故未之有
得近椒人成南山氏以給事中承

使命來遇見其爲賢祠而就祀也命新之比漢陽蘇
舜澤氏以御使按茲土聞成子之有言也遂新之其
名鄉立祠之始則固未有攷也或曰宿爲古青青屬
魯地也而閔子實生於其鄉是未可知也聞人子曰
何必魯地而後爲閔子之鄉乎哉嘗聞諸夫子曰孝
哉閔子騫人未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閔子者絕孝
人也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有天地則

莫不有是人焉有是人則莫不有是孝焉非孝者無
親故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
子宿之人固閔子其人也孝如閔子焉斯亦閔子而
已矣孝或不如閔子焉則將求其如閔子者而已矣
或者有閔子之心而求取則於閔子焉則祠廟之存
與刑之地也人孰無是心乎哉而何必魯地而後乃
爲其鄉也孔子之沒也天下郡縣咸祀之學宮未必
皆孔子之鄉也人莫不誦法孔子則其宮牆之所在
固典刑之所在也今宿之人其有能爲閔子者乎吾

不得而知也其有不能爲閔子者乎則生其鄉景其
行風化漸濡焉知其不可爲也知其可爲而爲之是
亦閔子而已矣祠閔子者將不移之以祠其宿人哉
余子作而前日聞子之言則閔子當爲天下祠也祠
以天下宜自宿人敢不祗服以訓于宿人嘉靖丙申
夏五月

重修閔子祠碑記

明都給事全椒戚賢

夫施民興行莫先乎德施行敏德莫貴乎風迺風道

化莫要乎土故上不知風則下不知勸政教判途專
城罔作民皇華不問俗亦已久矣有意於斯獨非古
之大雅乎宿州徐境南接壤鄒魯四方衝國也自州
如徐中道左有墟隆然傳爲閔子塚塚前有祠春秋
享祀祀典焉夫閔在聖門居德行之科而孝友無間
尤古今所永懷齊民誦之有所感而爲孝學士宗之
有所畏而知修過客欽之有所慕而思範其在風教
中最爲重也然其詞宇湫隘頽垣圯壁惟資牧兒婦
吟之憇痛嘗三過未嘗不歎有司之甚忽也嘉靖甲

午賢因有事州州藩府回次州署侍御余君鉤適州
判州首應君照亦甫蒞任因語及之余惻然曰簡賢
則棄禮此官其地者之責也應惻然曰慢神則虐民
此守其地者之責也賢躍然曰知責必能知盡焉
山已生春色矣然判雖有志而業不在已守雖可爲
而制弗容專賢賢徒切不無有待也今年春舜澤蘇
于乘駟入境展拜荒落而歎曰此吾觀風者之責也
賢德不彰則民風不樹民風不樹則民行不興則吾
靡所宣矣於是命州帑大撤傾圮而一新之堂廡牲

庖煥然惟整齊民間而忻語是啓吾孝者也學士聞而忻語是啓吾修者也過客聞而忻語是啓吾範者也誠動于此幾應于彼若舜澤者非得風民之道已乎工將竣而聞人北江督學適至適觀濟濟作而歎曰此吾敷教者之責也舜澤蘇先得我心之同然乎於是命州檄毀淫祠廣所而宮牆內外屹然就緒神妥其所人樂其成應君余君以賢抱病山居走使乞言欲紀盛美賢謂使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閔子賢孝耀然古今而州重其祀可爲

惇典矣舜澤里其祠可謂樹風矣北江贊其役可謂
示勸矣惇典則德彰樹風則行興示勸則化成孝哉
閔子騫自與宇宙無盡矣賢復何辭舜澤諱祐字允
吉自幼以大雅聞北江諱詮字邦正生平以風教任
均得孔門臭味論世君子知風之自可也辭不獲書
嘉靖己亥孟秋

重修費國公閔子祠碑記

明參議連江孫 孺

天地間有大倫理內則父子外則君臣吾人平生大

節曰忠與孝而已忠孝百行之本萬善之源忠臣必能信友孝子必能敬兄王化起於閨門必能別夫婦五品乃天性之自然人事之當然孔門以五者立教而尤於忠孝爲急推而化家化國百靈至乾坤清亦根於此考之論語曰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又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比弟之言吾想閔子名損字子騫宋之宿人從孔氏遊列德行科次顏回下喬七十二賢之首坐杏壇之春風沐沐泗之化雨

其次披豁性理純篤不事污君而所事者夫子也不
經繼母而所奉者嫡母也人孰不欲富貴季氏專魯
借天子八佾閔子視如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
是時東周道興必能爲周公事業忠何如哉人孰不
惡寒苦繼母以綿衣親子以蘆花衣前子閔子處之
坦然不告其父而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是時
親母存必能盡曾參孝養孝何如哉學者讀書破萬
卷不過學爲忠與孝而已百世而下巍巍文廟之高
祕祕上公之祀報德報功有扶世之德有立孝之功

後人安得而不思安得而不景仰人傳其故塚在窮
之閔子鄉四山環顧衆水所會明堂中虛來龍聳扶
實公鄉賢者之佳地古有香火祠蕩於宋元 因朝
成化乙巳提學御史司馬公過祠展拜命前知州崇
慶萬君作新弘治庚申內臺邵憲顧公復經重地縣
命今知州荆門黎君重建黎君之天在心不泯前修
積財鳩工覓匠構堂實庖庫凡若干楹工不告竣
不告費金碧輝映長松大柳蔚然文林落成之久
事溼沒請文爲記子惟萬世之臣子皆自閔公

東門馬公頤公有尊賢之雅而葛君黎君修舉廢壞
之典其功俱可錄故載請石而不肖之名亦得以垂
於不朽云弘治十七年歲次甲子春三月既望

重修先賢閔子祠碑

明廵方淄川高舉

客歲予行役甬上去城百里許稍折而西林木鬱蔥
有阜巋然前有祠頤垣不治枝蔓緣綴問誰所祠土
人曰此先賢閔子墓也予因披茸取道詣祠肅拜環
眎壁石剔蘚斝讀爲慨然曰斯吾夫子徒而爲具體

者也祠若之何不治問祠所自始土人未知置對考
州乘亦莫詳所自始其可磨碑考者則學大夫司馬
君望內臺使者顧君佐臺使者蘇君祐學大夫聞人
君詮後先有事斯祠夫閔魯人也今汶上齊州率有
祠而齊州祠則蘇子由爲之記宿何以又祠誌曰宿
在春秋故隸魯斯基之稱閔所繇來矣出祠循東麓
而行有山蜿蜒綿亘里許與人指示予曰此壽山岑
所繇來矣循西麓而行有谿淙淙澗澗流細石是金玉
輝與人指曰洗祭溝閔兒時祭所麗耶南顧而左

有村村曰摸兒寒今厥口何語借語豈後人存問之
孝爲之號以志耶登山坂四野田疇相望萬井鱗鱗
烟日是蕩類城曰閔子集靈野曰閔子鄉又曰孝義
鄉豈稱孝稱弟無間於父母昆弟之遺地耶又里許
有臺崔巍陡削數仞相傳手履書臺以映基若屏而
立者旣低祠去甬子因下檄曰其爲我新越明年按
宿再過其地而祠事告成覆碑有亭迎神有路享神
有厨供祀有圭田五百有六十畝歲時伏臘則屬之
閔學閔可敬諸繕治且備會新守陳條續至抱贖而

前請曰唯是閔祠昔在斷烟荒草自使君一拜而鼎
新今之騶阿而過輪雕而游者伏軾下謁以至耕夫
村婦販豎遊女驚見吾使君之拜而祠也蓋藉藉巷
聚畝坐陳說服御遺事里閭孝慈若有感而興者斯
足見人心哉是用礮石敢請使君記記曰守來前如
若言吾民不易興行也予觀誦古先賢孝事小民環
聽有平素暴甲中者善念一觸涕泗橫出斯何翹然
之易觸於心之真也今據紀傳所載雖其行事不可
盡見然其不臣季氏意在爲周不改長府意在維魯

今無論其侍側閭閻具體吾尼父之太和元氣二
日孝哉一則曰孝哉彼其無間於師門無間於外
無間於所親言無間則孝可達而天下萬世皆可以
一孝通者今祠成而往來咸感耕販知與斯其孝又
無間於後世者傳曰孩提之童無不愛親經曰孝者
先王之至德要道自庶人而君公侯王以至天子而
天地爲昭者也後此以往無間於閔之孝倘亦無間
於予言哉祠始營于辛卯季秋月朔日落成于壬辰
孟夏月望日拈据勤勞則州同徐朝祚判官王家賢

宣其力學正宋汝潔訓導龍起春張蓋相其成例得
書萬曆壬辰仲夏

重修先賢閣卜祠碑記

余鄙黠時讀魯論至人不間言與仍舊貫諸篇誦其
書想見其爲人覺當日閭閻氣象宛然在目未嘗不
掩卷歎曰前哲有賢如閔子者哉其在人憑弔而景
行者有前余千百世而欽慕有值余同時同地而欽
慕必復有後余數百世而欽慕其共爲欽慕者此彝
德之好也夫好此彝德前余而贊美閔子者于婉轉

孺子兄弟之間慙慙懇懇于師弟君臣之際云忠云
孝不啻詳矣千載而下猶令人讀輿論不覺有與孝
與忠之念則先賢之遺芳寧一二世云余亦何不能
此云忠云孝者有贊美也癸亥秋余承

命守宿詢宿境土則山以饗名者溝以洗絮名者鄉
以孝義名者爲先賢閔子故里也其墓在州治北八
十里而祠亦置於其間余心切仰止躬謁其墓而追
思往蹟芳容如昨及俯觀其祠祇見鴉徧殘枝苔滿
荒徑而棟宇榱桷半就傾倚真令人一低回一咨嗟

者奈何如可使其傾倚若斯哉遂其鼎修廟貌勃勃不能已無何而淮徐兵尊趙親謁賢祠注意賢亂其心慙慙也後有

兩淮按臺崔

蘇松按院張

穎州道尊魏

本府太守呂君各有此舉而靈璧知縣別亦出俸金助焉余幸同境同時共協余心助捐俸金庀材鳩工至甲子春落成而與一新余心方爲之大快

快切不敢先亦不敢墮後自此祠旣修而有與山俱
高與水俱長與鄉俱著者則閔子萬世不泯之德也
厥後數十世其欽慕其賢而不令其祠復就傾倚者
諒不獨減于今也不然前哲如閔子而獨余欽慕茲
緣以紀之以見其好德有同心云天啓四年知宿州
事晉承忠撰

謁閔子祠碑記

癸亥中秋予有中都之行過閔子祠忘其爲先賢也
怵然興孝子之墓焉具衣冠禮遺像低回不能去仰

視榱桷日傾仄有棟橈之虞令人不勝惻然奉祀兩
生賢胤也語余曰先是郡守某欲葺之曾問會計約
費三十金尋摧去不果是以至此余聞之益惻然因
謁基潛然淚下君子愛人及於屋之烏又況其屋賢
如吾師之屋吾儕卽好修繕泊由來靡大官租稅不
少奈何恻然至此耶檄官捐俸十金而以三十金聽
之該州洎靈壁兩賢者非難獨肩蓋盛事嘗與人爲
善也詢兩生宗族幾何以二十餘人對余曰噫先賢
至今二千年弱息僅爾耶書曰惟德動天德有先人

學者耶此不當問之天道當責之地道意爾兩生
詰地理耶爾來從予當爲爾擇旣進洗絮溝歷兩
山見有形勝欲得爾生爲指之而爾生不余從也余
曰噫此又不當責之地道當責之人道矣因而思余
自鄙齷時夢見一賢者而至瞻廟貌宛然如昨也又得
聞其家世之愜而興起爲之擇地理此或者吾師有
以托之亦或者大道不忘吾師也問其地屬外戚殊
難求此意不其泯沒他日當特來爲吾師了此遂效
顰刑家者流爲此以記之曰兩子山邊上一坡層層

牛角產人多墳塚豈薄先賢面弱息其如蹇命何記
畢遂南去仍取道至此兩賢嗣拱俟焉余因爲載登
其山定其穴以去翼日抵署脫藁示吾兒吾兒請廣
之以告後人之爲人子者於家苟能孝百世而下尚
有人焉愛之敬之是亦與人爲善之道也余嘉其定
命書之以受諸梓晉昌

謙撰

周子世譜卷之十一

藝文

宋真宗皇帝御製宣聖贊

命廷臣分贊弟子

集賢殿大學士王旦二首其一贊顏子其二云

子騫達者閭閻成性德冠四科孝先百行人無間言
道亦希聖公袞增封均乃天慶

謁閔子祠

明後學錢學周

暫解睢陽轡來登亞聖堂蘆花一日冷血祀萬年光
止水存洙派清風引杏香瞿曇問衣鉢笑指孔門牆

正德丙子仲冬謁祠

明御史河中劉成德

落日平原上北風草樹衰孤墳廻古道遺像儼荒祠
問冷扶車日辭官去汝時孝名與清節惟許舜心知

其二

茅屋三間在鄉各有姓從一官羞赴召千古擅專封
表行新碑聳當門野寺衝禾蕓將薦罷落日下寒松
嘉靖己亥正月謁祠次韻

明御史蒲坂楊 瞻

孔門有閔子吾道足扶衰落日迷荒塚寒鴉噪古祠
顏淵同列日季氏不臣時悟父還成母其中獨自知

其二

費宰人爭羨潔身不屑從當年無寸土今日有崇封
官道垂楊合荒祠古墓衝我來塔下拜鬱鬱撫孤松

謁閔子祠

明參軍括蒼蕭甫

一出徐州境便經閔子祠新苔時上砌老樹間禿枝
廉節三桓重孝名千古垂構堂依故塚剩慰後人思

再謁

秋色林阜淨重登閔子祠蒼松蟠曲徑黃葉下高枝
衣薄吟肩聳情鍾望眼垂不知方寸裏何故繫遐思

三謁

廟貌遺千古萍跡三上遊洗池明月照護塚白雲浮
孝行稱夫子忠精在魯侯衣冠來庶國誰不仰丹丘

秋日拜閔子祠墓 明後學蒲陽黃 鞏

青山環故塚古木護朱欄師友朱科最親握一子寒
里名今不改廟貌久猶完茅土雖封費終非季氏官

謁費公墓

明後學新安程 奎

徐崗鮮佳木古木何叢叢不是棠陰遠應知孝感通
虛永耳自薄費邑情誰對料得先生志寧稱汶上公
萬曆壬辰雪夜拜閔子祠

明巡方上蔡張惟恕

霜冷東山月停驂拜閔祠淚碑浸露草哺鳥靜風枝
行重千人冠名高萬古垂寸心原好德揮翰幾抽思

又步黃公韻

肅拜詣高壇幽思獨倚欄從陳風景惡在汶雪霜寒
有德言必中無求道不單浮雲自爾爾俎豆稟餘官

謝祠宿閔氏

晉陵後學王都

偶爾登君堂堂上懸錦篇纔讀一兩行乃知君之先
騫山毓其秀洙泗發其源德行畧魯論孝友昭簡編
胤傳百餘世人去幾千年今獲見後昆恍如瞻大賢
淵深流必長榮顯當綿綿

登閔子祠

明兩淮巡鹽洪

蕭森古柏集慈鴉傑構新祠視落霞北去清風留汝
上南還春色惟睢淮自忘幽身遷喬木那管遊蜂報
午衙德冠四科顏氏並鄉名閔孝丞承家

步覺山洪侍御韻 明進士郡人周 鉞

中書老矣字塗鴉請記新祠絢綵霞柱下有時陳諫
疏殿中無事按睢淮茫茫煮海雪堆嶺凜凜行臺霜
蕭衙凡馬羣空醉妙絕文星光射子鸞家

謁閔子祠

明督學餘姚聞人詒

長懷蘆絮薄單衣始見軒裳重典儀言逐親疎渾不
間孝通天地與相知鄉山自古留名在祠基于今識
者稀落日騰烟復曠急謾看蛙黾蝕殘碑

調詞

明御史舜原楊 瞻

尼父當年道在東孝哉閔子幸遭逢天寒誰信蘆爲
絮身退獨恬汶是宮費宰頽簷傾地瓦桓卿枯樹落
花風至今芳草留顏色獨與斜陽相對紅

秋杪過宿調詞

明鹵田馬文健

寒風落葉遶殘碑感慨當年判祭時雨子成衣從昔

投一人河骨動視悲芳踪故里雲山塚遺像昏鴉古
木祠偶向亭車瞻拜起漫將景仰寫新詩

謁閔賢祠

東甯後學陳治典

松楸一望鎖泉臺獨馮椒漿闕宇開德行忻從顏子
後功名叶向季孫來滔滔灘水連洙泗寂寂豐山賁
草萊仰首殘碑刻注目不堪惆悵夕陽迴

閔子孤墳

明州佐毛 簡

人生百行孝爲先千古誰如閔子賢茅屋祇聞人語
共蘆花不見毋心偏春秋已歷桑田變鄉里猶將姓

宇傳馬巖堂封高幾尺
萋萋芳草夕陽天

秋日借呂參戎

明太守郡人張體元

秦宮漢闕幾興亡
里社仍傳閔孝鄉
沈絮溝深龍臥
守麗書堂故鳳迴
翔瞿曇擊鉢三生石
帝子乘舟一
瓣香今古江山今古恨
先生無代不蒸嘗

步盧田公前韻

明參將郡衛呂 圻

弔古懷人檢斷碑
碧雲黃葉正當時
精忠直却權臣
命純孝周旋絮纒悲
浩淼瀟湘波濰水
勢萋萋遲迷樹

祠祇緣報國心猶赤慙愧升堂漫賦詩

謁閔子祠

桃山南下閔公祠車馬憧憧展拜私寂寂荒墳凝夕
望閭閻遺像起悲思御蘆苦志追虞舜辭宰清風儼
伯夷好寫儀刑圖畫裏免教瘖寐憶當時

題閔子墓

明太學郡人張體恒

汶水樓遲亦託辭一腔忠義誰人知平生聚順難從
逆吾道持公定礙私習見墮都維魯事况聞鳴鼓覈
求時情傾愛日難愁短容易權門効繭絲

春仲王祭 著徐王陵儒學教諭張 益

洗絮溝邊祀子騫衣冠禮樂修森然
區英着體渾無地萱室回心另有天
汶水喜添涿泃派季門難羈杏
壇賢閭閻具得宜尼象衣鉢於今自在傳

弔閔子

平慶州學正郡人張其賢

莫以無官便厭貧不妨升斗速吾親
假饒溫飽衷懷抑寧奉晨昏趣味真
所貴守身能養志未聞枉道可
徇人高臺况有書千卷那得功夫事
象臣

謁祠

嶺南後學徐兆魁

玉貌閭閻儼法存本壇高足世同尊孝回父念成慈
毋慈冠賢科上聖門祠基千秋鄒魯地蒸嘗異代聖
明恩偶來瞻謁猶親炙况有文孫可共論

謁祠

郡明經任柔節

山環道曲古祠堂仰止奉帷百拜將訛說先生亦歷
下深矜後死得同鄉應書臺曉棠花麗洗絮溝晴荻
笋香有道丰神今似昔閭閻映發嶺雲黃

謁祠

明御史曹楷

當時慈母授單衣今日冠裳上爵儀三子皆寒開父

悟一心至孝祇天知貞情避魯追隨少德行齊顏伍
者稀仰止高山伸未得大書塚上豎崇碑

過先賢里

閩中後學何汪海

驅車聊此解征鞍便有賢豪一授食派接蘆花傳孝
脉香清玉樹蕩文淵酒懷天地三杯窄劍氣雲霄萬
里寬此去玉京飛鳥迅多君爲我早彈冠

道經閩下

廣陵中丞張延登

帶水衝泥日已斜驅車何時到天涯茫茫澤國徐州
路寂寂孤木閩子家露灑松楸明月曉風吹蘆花

秋菴孝友二字非容易百世源流洙泗賒

頒詔過宿謁祠

龍眠後學程芳朝

三月春風桃杏稠閔子祠墓立荒洲蒼茫古道車騎
晚冷峯松楸禮節疎雲淡山橫新草綠花濃路細野
香幽多少興亡成往事風流猶自說吾徒

謁祠卽宿閔氏居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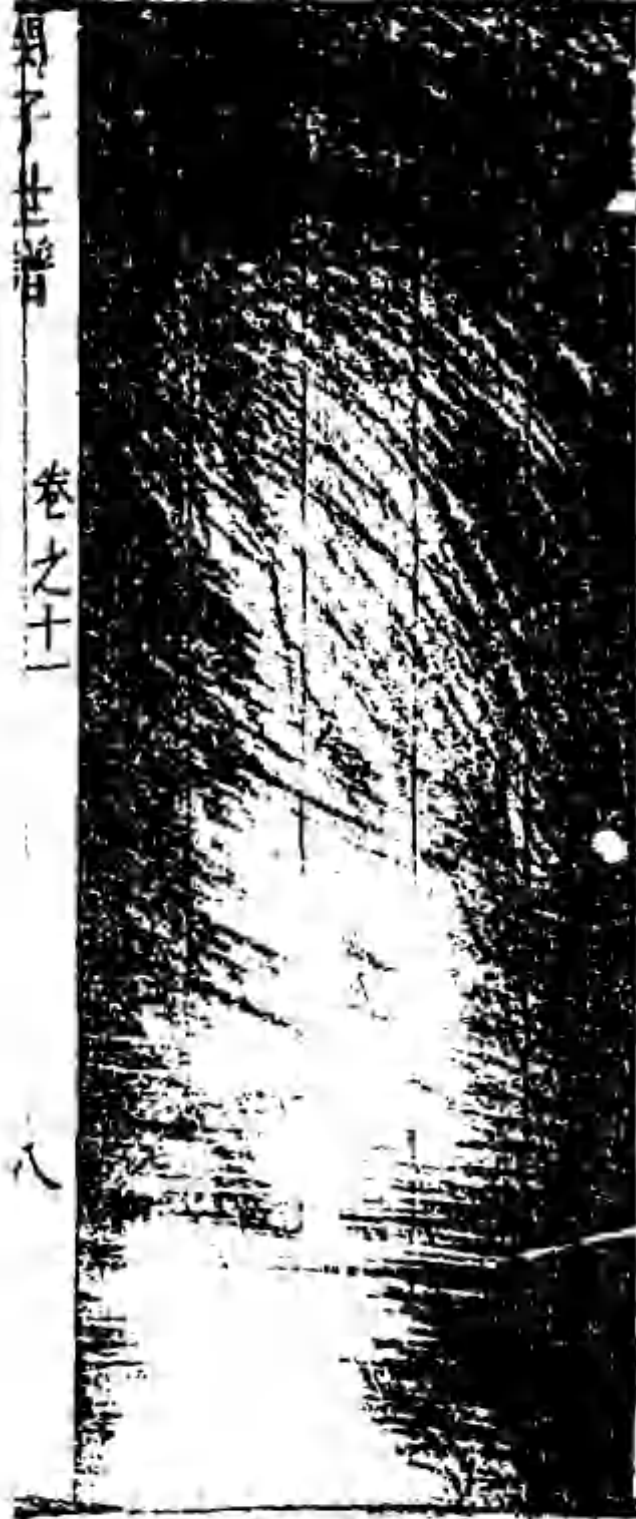
福清後學林朝賡

尼山受業滿三千忠孝兼隆獨一騫祠宇遺容欽德
範車停賢主敘家傳千秋高尚已難及此日幸逢一
宿緣座上嘉賓常自滿翠裾又且過高軒

過閔子故里長短句

清巡方督學太丘李胤昂

先賢里孝子堂一望迷離衰草黃
租吏打門茫憑世代說興亡
流水高山與俱長俎豆在宮牆



庚寅扈從南還過祠

明少師豫章楊士奇

閔于鄉中詢父老徐王廟下駐旌旄
廟前山勢如鸞鳳萬古塗山相對高

秋謁祠

新安後學汪民

因孝名鄉信所難專祠萬古倚青山
能全毋弟兼令父底豫相違只一間

德比顏淵孝比曾孔門高弟說先生魯
論互見當年事一一堪爲萬世程

我與先生共此心先生孝行重儒林望雲千里江
道拜罷儀刑念更深

費宰一時稱僭命費公千載藉榮封今人只說先生
孝不知尊周是大忠

謁閔子祠

後學宋 玉

動親只是單寒語成立當年汶上身雨過祠前秋草
綠清風凜凜愧多人

過閔子祠

總河尚書李化龍

閔子祠堂古道西蘆花滿地草萋萋階前幾箇長松

樹不是慈烏不敢棲

閔子祠

淮撫侍郎蘇茂相

古今百行孝為先千載猶稱閔子賢風起祠前寒徹
骨蘆花散作雪漫漫

登閔子祠二絕

郡後學張熙世

肩輿登眺俯平疇淨水明山入望收始信地靈人更
傑孝哉閔子之春秋

突兀宮高挿太空羣峯環翠削芙蓉冰壺月落蘆花
冷茅舍松敲客夢清

謁閔子祠

太學生呂洪聲

德行源頭何處尋
由來款竅在存心
只因一語全三子
遮莫蘆花煖到今

過墓

郡後學孫欽

林樹網罟足壯遊
如何引靜意悠悠
懸知當日辭官去
留得蘆英一片秋

謁祠

清司理刑張純熙

素讀魯論無間言
我今瞻拜倍森然
若非當年恐勤御
千載誰知一子寒

對聯

麻陽府通判董 仇書

先生之純孝彌彰萬古猶言天白日
君子之清風不泯一龕共流水高山

宿州守高士奇書

開氣篤名賢增秀德于睢淮亦芳鄒魯
列科先德行接真傳于洙泗媲美顏曾
孝德成慈父子天倫千載節

賢開翼聖古今道脉一心傳

大學上周延儒書

愛日情深冬日蘆花俱煖

浮雲味湛春風汶水堪棲

刺史南昌熊鍾弘書

在朔覺寒三子零丁寒幾許

衣蘆不煖一家和氣煖如何

宿州守李揆林書

和悅可親獨絕私家庭汶水

孝友無間誰云慈母衣蘆花

督學宗孫度書

聖門首美四科懷吾祖澤彌深

世朝世舉五經貽爾孫謀勿後

東山祖泰山百代衣冠瞻仰

歲水源泗水千載人物風流

陽子世譜卷之十一

家約

招來

自宗廟之不守也傳於世祖閻君之世我宗自九
華遷臨川復業於宿他如閻慎之茅州閻修之濟南
閻聰之徽州閻讀之金谿閻惠之商州此皆佳德
擢之際姑拔其尤疑當時或未詳數也我譜之作豈
欲自鳴其爲大賢的派而防同姓者之冒哉夫閻之
爲姓不知凡幾載籍極博則閻人貴顯不槩見於世

陽子世譜

卷之十一

云夫惟聞人貴顯不世出族類寒素或以羈旅而成
上著或以命華而遂本源或以窮約而阻首丘或以
疑信而無依薄傷徨惻悵悲哉我族類向皆一本之
親孰使爾有家而不知歸耶我於是爲招來之條綴
之於譜以告遺忘茫昧於外郡者當年祇錄金
難迹逋圖存非有放流之罪至變姓名晦迹以歷年
雖久亦必世傳其所自出及其所自往苟非宿冰則
已派而果宿我血屬也我譜流布八埏凡閭族得與
目焉宗獨無宗國之念乎盍歸乎率溫其宗盟慰我

祖考列諸昭穆之班省諸墓告諸廟曰此爲某人遷
葬某地之冑今歸宗矣此又某人避難某地之冑又
歸宗矣卽子孫千億不厭多也然爾風氣異習產業
異地豈欲爾舍彼來此任典守之勞供蒸嘗之事哉
有田可供祭品有人可備灑掃饗饌然不能忘情于
爾者正以神明之冑當爲神明收之實所以綿神明
永遠之祀也吾嘗讀史周漢分封其宗室非但資如
泰山磐石殊賴以圖其存卽有叵測猶得以續其統
保其姓故周轍雖東而晉以強宗定伯勒與王事至

於戰國燕趙魏后七雄之三少延姬祀漢鼎既移而
南陽猶以強宗光復舊物至于靈獻琮璋崛起荆益
爲照烈法除雜亂所謂統可續而姓可保也唐宋失
其宗族皆聚居京師一旦蒙大難迄無免者唐置
勿論其宗族皆聚居京師一旦蒙大難迄無免者唐置
何必卒居集處其膝把臂卿孟分羹而後爲親親也
耶此非迂濶之論也天下一大族也以天下爲族者
尚廣封建賴強宗以圖其存我以一家爲族奈何不
求強宗救之陸之而羽翼之共歸祀于無窮耶今以

譜爲招以宿爲鵠俟請之來復孝友世族非若王謝
家聲濯濯有姪而中之者昔昌祖之言曰遷乎其所
不得不遷散乎其所不得不散至于合乎其所不得
不合吾深望于今日然而不敢必也請以招來之條
約陳于左

條約八款

一 來認祖者須詳避難祖名妣氏往于何方居于何
所別時有何密約別後有何顯跡或自宿州或自
九華要當自揣真實不然崇朝拜于儀之墓蒙冒

認之蓋矣不准歸宗

一 世遠言湮漫無考據或指當年殘編斷簡其事可質者即准歸宗

一 血屬果真昭穆無辨然歷傳實錄續錄年限世及大都不遠當于神前書五昭五穆令枯闡定之

一 有宗族流落已久貧窶不能致前者不姑托書訪問驗實歸宗

一 歸宗者或遠近不等各于還家之日領請照其所存戶口若干每三人給一部令知水木本源請出

於祠凡在外竊改竊刊卽以背祖生心告官問治
一宗廟以有事爲榮凡歸宗子姓毋論新舊遠近欲
從祀觀禮各序昭穆禮畢分胙千里來赴者館於
祠中日給薪水去給路費不願赴者聽

一祭田止在宿州春秋兩祀度支不匱歸宗子姓毫
不累及然或以祭祀鳩派其族中資財指稱本祠
爲口實鬼神所吐敢告各土遙憶而相思者

一慶弔往來敦睦之道不相問聞似亦愆然道途睽
隔又難爲繼有力者遣使相通或因風乘便期於

不至踈絕綿力者弗較也

訓後

余讀蘇光祿族譜亭記乃知生人之道情見乎親親見于服服始衰至于緦麻至于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相視如塗人然夫此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一人之身分矣又於其分者而分之至於塗人其勢也勢吾無如之何獨奈何令一本之源流至覲面而不相知也乎則譜不可不作也夫譜之不可不作所以永孝思聯渙情也豈獨世冑大家賴有攸傳即

編昨耕稼箕裘瓜瓞同此戴履同此世及第隨分自
盡不無分別耳况吾族濟源於洙泗流芳于古今子
若孫誰氏裔苗寧忍視其遺忘廢墜而不爲之計乎
不孝之罪當事者何以曲解余用是手錄先人所傳
九華別傳再選寶錄及 明興以來歷代宗公復業
之事新給奉祀衣冠之榮告修於州守父母熊公公
嘉其舉而屬之文學張君倬侯會我公量移柳州府
丞未經任丁內艱去凡三稔譜告成我公再上銓衡
得乞其言爲序越明年將付剞劂氏又請華表于

公鉅卿則譜田是永傳於後矣昔無今有敢曰貪
爰念范文正公置負郭腴田千畝養濟羣族日有食
歲有衣嫁娶凶喪有贍擇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出
納焉余卽無祿俸之積溫飽我宗人作有是譜以俟
將來不敢謂吾族必有文正若人亦不敢謂必無文
正若人倘有若人未必知文正義田之舉安知讀吾
譜不慨然激於衷而繼其微耶故曰譜不可不作也
此猶有所待也吾向云分而又分至相視如塗人者
豈真塗人哉彼此相閱或有親疎祖宗視之寧有親

疎吾譜肇興創法伊始傳世八代派亦非遙凡我子
姓務宜敦孝敦弟無玷家風間有異同不相能當思
張公藝九世同居祇一忍字我大賢之胄可相魚肉
耶茲與爾約老必愛幼必慈喜必慶喪必赴冠娶必
告流離困苦必卹歲時伏臘必過荒歉必周訟闕必
禁淫奢必懲孝廉節義必舉勤謹力耕必獎而不然
者衆共攻之奉行既久習與性成勢不得不分心未
嘗不聯雖百世可安也豈但九世而已乎至若世系
別其尊卑祀事序其昭穆是譜之節目何待吾之喋

嗚然猶恐其畧而未備另爲條約以勗

條約

一吾族人散亡之餘斷斷遺留一脈八傳來已三十
餘丁此後蕃息多而無統豈無闕茸跋扈自恣匪
彝冒干文罔者乎則法法之不立也今當會議族
中年高德劭者二人赴州請帖立爲族長子姓不
肖婦女不賢者聽其約束克肖克賢者聽其獎賞
列紀善紀過二簿每於春秋二祭後行其勸懲不
奉命者誓於祖廟再稟命呈州處置非防閑之過

峻也不如是則人心渙而宗盟淪也

一冠婚燕祭之禮嘗稱其家之有無自環巧浮靡成風侈窮觀聽家不給而貸人貸不足而棄產鞍馬執袴長會盃盃倡優簫鼓越理僭分恬然不恠嗚呼亦損福哉昔漢文帝露臺惜百金之費後宮無曳地之衣彼富有四海尚惜福如此爾福幾何可復損乎凡我子姓念之慎之

本宗既無讀書之子必無名世之人來宿二百年豈皆流徙貧窶之時我子姓負氣含靈豈皆情慳

愚頑之性祇緣溺愛一任荒寧至今一丁不識老
大傷悲是父兄之過也此後酌量厚薄公共延師
務令明經課藝博古通今卽不能徵榮顯於盛世
而馬牛襟裾之誚吾知其免矣母妬才忌能毋惜
金護恩有一於此難與圖成

二三從四德壹教所成閔氏婦女豈皆生而能賢所
賴裁抑迺訓雖其毋之道實其父之責也詩曰刑
於寡妻至於兄弟然惑溺於帶帷之愛至於牝鷄
司晨吼獅肆妬爲其女者則而效之其又何誅焉

願我子孫閑情修己以振夫綱其婦性不馴早爲
出之毋令買家種滋蔓而玷我孝門也

二宿俗乏嗣便議招贅養老冒其姓而承其業名曰
女戶田不知以呂易羸以牛易馬世遠相安迄無
辨別或有祀享死者亦不得與氣之不相感也子
姓痛懲此弊苟乏嗣當議族長擇求親支多男子
侄過繼承宗蓋女不可以續祀婿不可以亂宗至
於僕輩各照本姓倘久假不歸則石郎可殷鑒已
一本宗洙泗正學文生於聖道大明之世吉凶禍福

皆人之善惡所造昊天孔昭何嘗有私意於其間
哉一切祈禳祭禱總屬無益近有巫婆卜婦邪術
妖尼引誘鼓篋遂有持齋懺悔打會燒香冀免輪
迴地獄四生六道之說此所謂惑世誣民法所不
赦蓋當時白蓮社之餘燼也吾門豈容其錯跬或
親友爲其所惑幸以吾言進之

一寒微之叟豈敢妄希顯榮然或乞靈 皇天列祖
生有賢胤不振家聲當思一旦暴富貴如嬰母所
敬戒則必大有所建樹矣余每頌先子罷長府之

言當日憂國憂民情境宛然第不欲降志於季氏
耳我子孫萬一叨一命須時時提醒此念便能
作清日吏則子孫不亦享清白之報如楊關西四
世三公乎而或充訕無所建樹吾懼其重先子耻
一耕讀自是吾家世業其間樂于貨殖者亦其生理
第飾贗蒙真關捷欺拙一時雖似得意造物忌盈
何私於汝而獨令受其有餘何惜於彼而獨忍受
其不足冥冥之中各有哀益所得不償所失矣曾
是問氏書而居何氏樓乎

橫逆非意相干者天子所謂一朝之念忘其所以
及其親政此時也惟夫為養有道之士為能平其
情以俟其自定宿俗樂爭訟我子孫豈盡讀書知
禮法卒遇此輩但念國祚上之言毋恃我衆而彼
寡毋見我直而被曲怒霽氣平溫言詢問此則忍
人所不能忍天下之大勇也若以不忍而冒不虞
刑碎陷身遺玷祖宗豈閔氏所宜有哉

一吾譜業災棗梨纂集成秩其間緩急便否不妨繼
起者更加潤色竊念譜修於吾金蘭友張君諱雲

漢字倬侯抱一其別號者凡三年不出戶硯穿頰
禿一字未妥則塗而再錄之草且盈笥卽先子在
天之靈實憑藉之生者可知己令名實事當與此
譜相終始倘我有貴賢子孫欲本思源毋忘所自
君大父諱體乾由鄉試任雲南尋甸知府有政聲
有文名父諱思大由廩例任金華縣丞有詩名其
子明標明梁爲庠員明榮明極業儒吾大父儀幼
從其大父受業迄今四世冠家自先賢以至終天
蒙其再造筆之於譜先賢之知以孔聖之功臣何

環志何敢忘

列子廿二卷

卷之十二

十一

後跋

予既弁舌首復於舌目筆

劉告竣閩生曰兼覽以並觀

破附會存仙史塞岐途均周

道君子先安子負名靈勛考五

生者收後生(外支離險阻

名十符刻廟志五示續 9

去無筆)及之嗚呼若三思也

述克一德教

笑一德後先

宣子可謂矣乎其

敢忘世才者此其活為

譜作沒勁耳嗚呼若三君者
豈亦所謂矣乎某予丁于茲
役也竊取三義為蘇子曰沒
大讀為譜考孝弟之心當油
然而王去他氏之譜感人尚好

考況字書氏之譜乎此二義也
可以教乎下第太傅曰莫為
之後難集曰非傳以子書氏之
為前而後人保其母所短也聞
子以能乎非獲取乎然及而

次第之唯表種之嘉茹車心鳥是
厭當之如京之隱相也者一義
也其心氣之可烈而安也其靈海
曰在者乎人少犯一人之諱也
可與乎學乎後文之學王父之

不
諱而少知者又何怪乎
勸
變法名也等帶
辭
語
同
宗
素
越
也
閩
氏
由
今
為
江
澤
之
源
枏
櫃
之
本
自
非
尋
常
如
木
中
材
不
為
之
首
耳
也
一
義

飾寧于疎勿寧不嫌于心輒
四易策媚時裁因先矣折也
亦的也義我二濤是力疾以步
岑十指如懸龜向偏五則考
集寫三句勅就院不敢以筆

墨易美雁如文俗禎黨驚
文之例義我三嗚呼六義備滿
獄案之序

即後學任柔恭字子文題